

專訪賀陳弘學務長

許雅雯（中文 07）採訪整理

賀陳弘教授個人小檔案

學歷：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機械工程 博士
德國 Aachen 工業大學工程師學位
國立台灣大學機械系畢業

經歷：

國立清華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主委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特別顧問
新竹市家長聯合會理事長



出生於台南的學務長，擁有教育觀念開明的家長：小學時代便為了孩子的發展，將他半途轉學到當時各方面教育都較健全而落實的南師附小，在九年國教之前，被認為是考不上理想初中的小學。幾年之後從後甲國中畢業，身為家中的幼子，哥哥們認為學務長有潛力、待磨練，應該到其他地方考驗看看，於是主張將他送到台北就讀建國中學，就此展開他的獨立求學之路。

成長的過程中，學務長的父親對於人生與教育的觀念在他身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憶起父親的教誨，學務長娓娓道來，例如「大學要大，小學要小」，因為一所大學，需要有廣闊探索的可能性與同伴；而在小學裡，需要的是親密安全的環境。又例如「第二名往往比第一名還好」，因為「第二名」的人可能在某些處事上較能掌握分寸，「目前的教育體制下，評比的過程往往獨重學業成績，但是一個人的成長還包含社團活動等，許多不可名、不可道的內涵，在在左右一個人的發展；例如旅途路上的思索、跟朋友的談話，都可能影響深遠。」這些理念，是學務長的父親自小深植在他的觀念中的，支持著學務長對教育事業貢獻心力的熱忱。在新竹市教育審議委員會、新竹市家長聯合會、各種教育座談演講中都可以見到他的身影；在許多同志以及新制家長會的努力下，新竹市的教育比較進步，市民對於教育的滿意程度一直名列前茅。

至於自己對孩子的教育態度，也是源自父親的教養。學務長坦承自己離開學生生活已有一段時間，對於大學生的想法並不熟悉，但是他經常在自己讀高中的孩子身上看出一些端倪，再聯想到大學生身上。「現在的孩子比較以前個別化、多元化，因此我們必須將學生看成一個社群、社會中的公民，用觀察、理解、服務多元社會的方式去對待這個群體。學生也是一個社會，這個社會的特性、需求、想法，一定有專業的方法理解。」這番話是學務長對「學生社會」的看法以及對自己身為學務長的體認。身為校內與學生活動關係最密切的單位主管，學務長希望找到一些老師、學生或校外人士幫忙理解、服務這個社會。除此之外，學務長也期待進入大學的學生們都能對公共事務有深刻且充分的了解，學習在多元的管道中尋找溝通的方法，發展出更自主更有能力的社團（例如學生會），學校才能更了解學生的需求並給予幫助。

身為老師的學務長，在課堂上從來不點名，但是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讓學生理解妥善安排個人時間的重要性。觀念是來自學務長讀大一時的英文老師，當時那一位修女也不點名，卻在課堂上將位子排好，看似呆板，學務長回憶：「英文老師曾說：『上課時間每個星期都是固定的，但人生有很多可能性與變化，我不能想像十八個星期之中，每個星期的同一個時間，來上課都是最重要的事，你應該有些時候有更重要的事去做。但如果你永遠有更重要的事情，顯然你不把這門課當一回事，這樣也不行。』所以我把這樣的觀念借來用，每個學期隨機小考數次，未出席或最差的兩次成績會自動刪除不計分。」學務長記著當時修女的一番話，他認為這樣的方法可以給學生一些約束力，但同時也能給予學生思考與自主的空間，幫助大學生成長。

提起台灣大學生的能力，學務長表示「實力是不需擔心的，但完整的成長不足。」與當年學務長在德國深造時的大學生相比，德國的大學生較懂得利用大學這樣自由且廣闊的空間追求自己的夢想，而台灣的大學生則在中學長時間密集求學後進入自由的空間，多半只想休息，缺乏積極思考與進步的動力，造成對自己、人生、社會的觀察和理解都較薄弱。僅以大學生穿著為例，台灣的中學生較沒有時間認識自己、充分發揮個人特性，直到大學時代才開始摸索與學習課業以外的事，也才學著選擇適合自己的穿著。「了解自己的 style（衣著只是最末尾的一端），建立對真、善、美的 sense，是重要的事。」學務長強調著，了解自己才能清楚知道怎麼發揮自己的特長實力，而台灣的大學生比較缺乏這類的發展。

除了處理公務與學術研究外，賀陳學務長是一位很「歐洲」的長輩，喜歡旅行、喜歡聽音樂，同時樂於思索。他鼓勵學生也能走出校園、甚至走出國門多學習，學務長希望能夠拓展同學們國際志工的風氣與管道，讓學生們有機會接觸更多的文化、環境，使自己的成長更豐碩。學務長回憶初履德國的情景：「我們住在半山腰的古堡旁，沿著城堡的城牆走下來，第一次到市鎮去，那是一條很長的石板路，很巧地，教堂鐘聲響起；天空是藍的，鐘聲非常乾淨，和著人群走在石板路上的腳步聲」。今年八月甫到任的賀陳弘學務長，帶著濃厚的文化氣息與教育的熱忱，為清大的學務帶來不一樣的氣象。



賀陳弘學務長全家福照